

第1章 归来者

1

爵士·沃兹 (Jazi Wotc) 快步走着，不时低头扫一眼自己左腕上的金表、牛皮表带和右手上紧攥着的文件。

他微微喘着气，在心里计算着过去的时间。

四分钟整。这是距离他拿到文件的时间。

五分钟整。这是部队要求他将文件送至他的办公室的最长时间。

沃兹早已习惯在他的办公室与文件室之间来回穿行了。这是他的“工作”，也是他的“职责”。他一直如此匆忙。

该死的秒针仍在转着。如果世界上有谁拥有停止时间的能力的话，沃兹此时会很嫉妒他的。如果自己的腕表坏了，实际上自己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的话，自己也会轻松不少。

但那是不可能的。无论是让时间暂停还是让沃兹腕上的表显示错误的时间，都是不可能的。

因为这块金表是自己的魔箱 (Hem)，这上面的秒针要在自己的一生里不停的转转转，直到自己死去。

魔箱是不可能“坏”的，沃兹在心中默念这常识，它会复原，一次又一次复原。对于他的魔箱，这块金色腕表而言，它每时每刻都在“变坏”，所以它每时每刻都在与真实时间进行校准，永远不会产生半点偏差，这是这块表运作的原理。

沃兹知道这件事情，这是他父亲告诉他的。部队里面也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才分配给了他这样的任务。

所以当他看见秒针缓慢而又快速地逼近那个刻度时，心里才如此焦急。

好在，他总和自己的魔箱一样准时。

“报告。”

沃兹在出声的同时敲门，在敲门的同时将门推开。因为这是紧急情报——他几乎只收紧急情报——所以允许他在收到命令之前开门。

换作平时，沃兹应该会看见一位板着脸的中年男子，让他用那锐利如剑的目光划过自己的脸。一直是这样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沃兹这一次会感到诧异。

他没有看见男子，不论是他，还是其他男性。

此刻，在AA武装部部长的办公室中，只有一位女性站在办公桌旁。沃兹看见了她不盈一握的腰肢，嗅到了她身上散发出的稍显浓重的香水味，于是呆滞住了。

她转过身来，整齐的短刘海微微扬起，身上干净的西装令人感到严肃的气质，胸前红色领带稍衬出了她的身姿。沃兹与她四目相对，却因她冷如冰霜的眼神而打了个寒噤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她先开口问道，语气间似乎不带一丝温度，“你到这办公室里来做什么？”

片刻后，沃兹才反应过来：“这……这是我要问的问题！你又是谁？为什么你会在这办公室里？阿特拉斯部长他人呢？”

沃兹注意到自己的情绪稍有些失控，却听见对方沉着地回答：“我是阿特拉斯部长的秘书，在这办公室里替他处理公事。阿特拉斯部长有事情要忙，目前不在这里。”

你倒是按次序回答了……沃兹想着，又接着发问：“秘书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部长有秘书？”

“因为是新任的，我昨天才到这里。”说着，对方双手环胸，询问自己，“现在，请你解释一下你来到这里的目的是。”

“我……”沃兹举起手上的文件，说，“我是送信分队的，我来递交一份紧急文件。”

“但阿特拉斯部长现在并不在这里，而且一般的队员没有权限获知他的手机号码。”她自言自语一般说，“把文件放下来吧，我会上报给阿特拉斯部长。在他回来之前，这文件由我保管。”

她伸出左手，平放在空中，示意让沃兹把文件交到她手上。但沃兹迟迟没有行动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问，语气间却没有询问的意思。

“我不能把它交给你。”沃兹说着，退后一步，“我不能把它交给阿特拉斯部长之外的任何人。”

“我是他的秘书。”她说着，面无表情，“交给我相当于交给阿特拉斯部长。”

“不，这不一样。”沃兹说，脸上显露出警惕的神情，“我不能确定你是否真的是阿特拉斯部长的秘书，如果你是外来入侵者的话……”

“入侵这里？这里可是AA武装总部哦？”对方打断了沃兹的话，用一种近乎于讥讽的语气说，“这里的防御等级是时刻保持在4级以上的，连天启城（Jepen Cejakt）最大的银行金库都没有这里的警戒那样森严。”

“那个银行上周刚被‘羽蛇神’给抢了。”沃兹说，“我知道不少有着不可思议实力的人了，再来一个对我来说并不新奇。”

“嗯——”她冷眼注视着沃兹，像在看一个木偶，“就算我真的是入侵到这里的，阿特拉斯不在这里是事实。你手上的是紧急文件吧，如果过长时间不予上报的话，你可是要收到处罚的——具体是什么样的处罚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”

沃兹的身子稍微颤抖了一下。

“但是，把文件交给我，对你来说是没有弊处的。”她接着说，“如果我真是阿特拉斯的秘书，你便成功完成了任务；而如果我是假的，你只要以‘被我抢走’为理由，便没有人能将罪过强加于你。但，如果你不交给我，得到的必然是处罚。”

她的左手仍悬在空中，向沃兹索取着那文件。

“如何？你现在应该怎么做，不用我再次说明了吧。”她似乎在笑。

“……是的。我明白了。”沃兹说，“……我绝对不能将这文件交给你。”

对方沉默了片刻，然后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AA技术部送信分队最高守则第一条——”沃兹念道，“誓死守卫自己递送的文件情报，不泄露给目标以外的任何人。”

“……真是死板。”

沃兹将手上的文件紧紧握住，瞪着对方：“随你怎么说，这是我的职责。”

“不愧是给阿特拉斯送信的人。”这时候，对方的语气忽然变得柔和起来，像从一场表演中解放出来，“也难怪他那么看重你了，爵士·沃兹。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”沃兹感到相当惊讶，不自觉得退后了一步。

“不只是你的名字。我还知道你是AA送信分队新兵，入队时间仅一年。你的魔箱是手腕上的那块金表。你任务的完成状况很不错，未曾有一次延误情况记录。”她说着，仿佛在复述一份简历。

“你.....难道是163号？”沃兹皱起眉。

163号，近期阿特拉斯部长最关注的的神秘人物，使用163号星光 (Jewaxee) 游戏机给AA发送了许多AA自身都无法获取的情报。而AA自身的绝密情报，对163号而言似乎都已是常识。

“.....抱歉，猜错了。”

说着，她从胸前口袋中抽出一张黑色的卡，扔到沃兹面前。

沃兹接到卡的一瞬，却惊得睁大了眼睛。

“对于怀疑您是入侵人员一事，我表示万分抱歉，欧罗巴 (Iurop) 处长！”看完那张身份卡后，沃兹立刻低下头来，双手将那卡递还回去。

“不必那么严肃吧，叫我妮瓦 (Niva) 就醒了。”她说着，微笑着接过身份卡来。

“那、那怎么行.....”

沃兹可没有胆量直呼欧罗巴·妮瓦 (Iurop Niva) 的名字。那可是AA行政部募兵处处长，身份仅次于行政部部长奇恩·里奥 (Kim Lie) 。

而对于像沃兹这样的新兵而言，她更是一位绝对惹不起的存在。她对于新兵的影响力更甚于阿特拉斯部长，仅凭一句话就能使沃兹获得一切，当然也能凭一句话毁灭沃兹的一切。

所以沃兹会感到有些害怕。他不只是惧怕欧罗巴的权力，更是惧怕她对刚才自己的举动怀恨在心。

“抬起头来，爵士·沃兹。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也没有必要低头。我又不是王室贵族。”

听到她的命令，沃兹稍抬起头，却不愿注视着对方的眼睛。

“呃.....欧罗巴处长，您为什么会到这里来？您应该在狮心城 (Lieqy Cejakd) 里吧.....”

“因为新一次的募兵面试会在这里进行，而我作为募兵处处长自然要来参与。”她说，语气倒十分自然，“从上周起上级们就开始密切关注新兵和募兵处了，我也不得不严肃对待募兵方面的任务了啊。”

欧罗巴处长的上级.....

沃兹不知道该回应什么，只继续吞吞吐吐地问：“那，欧罗巴处长，您成为阿特拉斯部长的.....秘书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那只是我骗你的，目的是考验你一下呢，沃兹。”她又似乎在笑，仿佛将沃兹玩弄在掌心中一般。

“考验？”

“在那样苛刻的要求下，还能把紧急文件紧紧攥在手心的人，才配得上阿特拉斯的送信员。面对着时间压迫和敌人威胁却仍能够守卫秘密，这才是送信分队队员应有的模样。”欧罗巴说，“你合格了，沃兹。”

“唔.....多谢夸奖。”沃兹说着，却根本不明白她表达的意思。

“好了。不过现在阿特拉斯确实不在这里，你还是把文件给我吧，我来替你保管.....”

“不行。”沃兹拒绝了。

“.....哈？”欧罗巴的语气间终于透出了不解，“你这又是什么意思？我的考验可已经结束了，再不上交的话你可能真的就要受到处罚了哦？”

沃兹没有回应。

“难道你还在怀疑我？身份卡也给你看过了吧。自从一百年多年前未除·阿朗姆 (Lgo Alarm) 案件后，AA的身份卡就采用特殊加密了，根本不可能被复制或伪造——这你是知道的吧？”

“是，我知道。我也相信您是欧罗巴处长本人。”

“那为什么……”

“AA技术部送信分队最高守则第一条——”沃兹说，“誓死守卫自己递送的文件情报，不泄露给目标以外的任何人。”

欧罗巴愣了片刻，然后用一只手轻抚着自己的额头，无奈地说：“还真是死板啊，爵士·沃兹。”

“……多谢夸奖。”沃兹回应。

他左腕上的秒针，仍固执地转动着，决不肯产生半点偏差。

2

“阿特拉斯那臭大叔到底在干什么？”

坐在疾驶的黑色轿车中的那位双马尾少女——四季·斯普琳（Sezon Sprim），吃完了塑料包装中的最后一块软糖，随手将包装袋一扔，用不爽的语气质问身边的黑衣男子。

“……非常抱歉，四季队长。”男子放下耳边的通话机，轻声说道，“阿特拉斯部长在刚才收到了一个电话，有紧急文件需要处理，便回总部去了。这次的探望，恐怕只能让您独自前往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斯普琳生气地叫起来，“不是那家伙朝着要拉我去探病的吗？怎么自己先跑了，把我一个人丢下来？”

“非常抱歉，但那是紧急文件，而且技术部指定的可读对象仅限阿特拉斯部长一人。”男子沉着地说，“电话是募兵处处长欧罗巴·妮瓦打来的，用的是绝密线路——能让她选择如此危险的通报方式，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……”

“我不管！”斯普琳抓着自己的两条及腰的马尾辫，她最讨厌的就是去管这些莫名其妙的事件了，“要么吧那个大叔给我叫来，要么就把我送回去！我才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呢！”

那男子喃喃道：“四季队长，请不要这么任性。”

“任性？”斯普琳用极为愤怒的目光瞪着身边的男性。

“我任性吗？是臭大叔擅自把我叫来，有擅自丢下我跑回去，为什么他那就不算任性？你们说着保护我的借口却对我进行监视，这难道不算任性？安特杰（Antej）大人现在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你们也没有去找他，你们和他难道不算任性吗？那个时候你们因为一封邮件的标题就选择瞒着我，这怎么就不算任性了？”

斯普琳一口气说了很多，发泄出了积累在心中的怒气。

男子仍在试着控制斯普琳的情绪：“那些是任务所需……”

“任务、任务、任务，你们就知道说任务！这些都是什么任务！你知道我以前执行的任务是什么样子的吗？”斯普琳叫道。

“我知道。”男子却这么回应，“这5年来，您作为AA武装部战争分队队长，曾凭一己之力终结了十次局部热战，并十九次破坏了不法分子的袭击计划，二十八次摧毁敌人的据点。您所完成的任务等级均在4级以上，而且完成情报极为优秀，几乎都是毫发无伤……”

“够了。”斯普琳不想再听这个男子讲述自己的“战绩”了，那些东西总令自己难受。

于是男子老实地沉默了。斯普琳也老实地沉默了。

斯普琳心里明白。这个男人不是来保护自己的，因为自己不需要保护；他也不是来监视自己的，因为自己不需要监视。他是来防止自己情绪失控的，而且他做得不错。斯普琳感到不满，却没有说什么话可以说。

“一个个都把我当小孩……”斯普琳念叨道。

“四季队长，医院到了。”司机说道，轿车随之减速。

“请准备下车，四季队长。”她身边的男子说着，捡起她丢在地上的包装袋。

“……我知道啦！”斯普琳哼了一声，打开车门跳下轿车。

微凉的风扑面而来，使得她的长发飘起，使得她身上的浓紫色校园制服的衣角翻起，也使得她的短裙摆稍浮起来。

斯普琳知道自己看上去像一位初中生，至多也只有高中一年级的模样。但，说实话，她不喜欢别人用对待“孩童”而非“少女”的方式对待自己。虽然自己喜欢吃软糖，但这与年龄本身没有任何关系。当然，用对待“大妈”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话，那个人就是在找死。

“嗯——”她伸了个懒腰，在放松身体的同时也想让自己的心情轻松一些。

片刻后，那位黑衣男子也下了车，走到她身后。

“走吧，四季。”男子说。在外面不能提及到斯普琳的头衔，而且对她这样的一位“少女”而言，任何敬称都显得有些怪异。

“……哦。”她随意地应了一声，然后大步走进了面前这家偌大的医院门内。男子紧随其后。

这是天启城最大的医院，建设的位置与十六年前那个“光柱事件”的中心恰好重合。在斯普琳的印象里，在“光柱事件”发生前，这个地方也是医院，是不过是个仅有妇产科的小医院而已。

斯普琳走到了医院前台前，抬头对前台护士问道：“阴阳·梅卡隆（Ena Megalom）在哪里？”

那位护士还没开口，却被她的语气给吓到了。

“非常抱歉，这孩子还不懂事。”这时候那位黑衣男子微笑着“解释”，“我们是来探望伤者的，请问阴阳·梅卡隆在哪一号病房？”

“哦，呃，请问是伤患的家属吗？”护士有些茫然地笑着。

“是同事。”男子回应道，从上衣口袋中取出一张证件，在对方面前展示了片刻。那是AA内人员有时候会使用的伪造的警察证件，算是隐藏身份的常用道具了，除了斯普琳外几乎每人都有一份。

“哦，好……好的，先生。”她立刻在手边的电脑上进行操作，“是3465号病房，就在这栋楼的第4层，坐电梯上去后右边……”

“谢谢。不必再细讲了，这样我们能够找得到。”男子收起那张证件，朝护士稍稍点头，拉起了斯普琳的手，“我们走吧。”

“不要拉我的手！”斯普琳立刻挣脱了。

男子转身朝那护士苦笑一下，仍是拉着斯普琳朝电梯口走去。

斯普琳一脸不爽地跟在男子身后。她悄悄回头看了看那护士，注意到她看那黑衣男子时脸上稍稍泛起红晕。

“切……”斯普琳莫名地感到火大，完全忽视了从她身旁匆忙跑过的推着两辆担车的白大褂们。

在电梯门关上的那一瞬间，斯普琳便甩开了男子的手。

“你这家伙，名字叫什么？”斯普琳问。

“这种事情没必要知道吧。”男子说着，往电梯四周看去，似乎有些忌惮。

“说。”斯普琳从牙缝里挤出一个词来。

“.....布诺德·科拉尔（Bnod Kolae）。”男子回答。

“时间？”

“一年。”

这些新兵真是一个比一个可怕.....斯普琳在心里想。

随着电梯上方传来一声“叮”响，金属门迅速打开。斯普琳走出电梯后，却站在原地。她等到科拉尔走到她身前引路，才紧跟在他身后。

3463.....3464.....

科拉尔停下脚步，转头对斯普琳说：“进去吧，我站在外面看守。”

斯普琳没有回应。她推开标有“3465”的门，走进了阴阳·梅卡隆的病房。

迎面扑来的是药水的气味。虽说走廊上药水味已经够浓了，但远没有病房内那样令斯普琳反感。

她走进门后立刻就能看见阴阳·梅卡隆坐在床上。他上身没有穿衣服，腰腹部和头部都缠着一圈灰色的绷带，左手上还挂着点滴。

斯普琳看见他的魔箱——那火红色的拳套正平静地躺在床头柜上。

斯普琳的目光又被他正读着的信纸吸引，但他立刻将其收起来了。

“如何？”斯普琳问。

“.....还好。”梅卡隆回答。

他的脸上棱角分明，殷红色短发中透出一股冲击力，斯普琳能够透过那绷带感受到。

从外貌上看，梅卡隆比斯普琳大了十多岁，属于做她的哥哥还稍显年长的程度。当然，实际情况如何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
斯普琳与梅卡隆曾共同参与过几次任务，对对方的性格也比较了解——他和斯普琳一样，都是讨厌的东西多、喜欢的东西少的那一类人，只是斯普琳会说出来，而梅卡隆不说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斯普琳问。

“.....我妻子的书信。”梅卡隆说，眼神中显露出的是一种落寞的情绪。斯普琳从未在执行任务时见他露出这种表情。

“你妻子.....你们还没离婚吗？”

梅卡隆抬头瞪着斯普琳。这才是斯普琳认识的梅卡隆，那个看上去总想杀人的梅卡隆。他面对谁都是这样一幅姿态，除了.....

“阿特拉斯人呢？”他问道，“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？”

“我也不想来啊。”斯普琳叹了一口气，“不过那个臭大叔半路就跑了。”

“跑了’.....算了，我不想再深究这些事。”梅卡隆又靠在床头，望着自己手边的输液管。

“你.....看上去有点失落啊。”斯普琳终于把这个形容说出口来。

“是吗？”梅卡隆苦笑一声。

“是的。”斯普琳说，坐在床边的探望椅上。在这家医院里，每间病房都会摆上这样一把椅子，以供探望者能与病患交流。但这椅子对斯普琳来说稍大了一些，她坐在椅上时双脚够不到地面，这点令她觉得非常不自在。

两人沉默了片刻。斯普琳是在受不了这房间里的气味了，从口袋中掏出一小包的糖果，撕开，往自己的嘴里扔了两颗。嚼着葡萄味的软糖，斯普琳感觉好受了一些。

“要吃吗？”斯普琳把包装举到梅卡隆身前。

“.....咱们还是说正事吧。”梅卡隆闭上眼，用这句话作为对斯普琳的回答。

“.....可以吗？”斯普琳问。

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他问。

斯普琳没有回话，而是指了指自己的头顶，表示对方头上的绷带。

“连你都开始瞧不起我了吗？”梅卡隆面无表情。

“什么叫做连我？”斯普琳不满地问。

“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”梅卡隆的语气与其说是冷酷，不如用沉静来形容，“要问就问吧，你们来的目的本就是在这个吧。”

“已经确认过了吗，这个地方的保密性？”斯普琳一边确认着对方的状态，一边吃着手上的软糖。

“他们已经和院长沟通过了，这里的隔音效果与总部的办公室无异。”

“是吗.....”斯普琳收起了糖果，严肃地看着梅卡隆，“那么，我就问了。你当时采用的是怎样的行动方式？”

斯普琳口中所说的“当时”，自然是指梅卡隆上一周处理的“银枪拍卖事件”，也就是使他身受重伤躺在病房里的事件。

“有四个班执行任务。原定分工是：一班负责搜寻并逮捕名单405号，二班负责控制住拍卖大厅，三班负责控制拍卖会灯光及后台，四班负责包围整个拍卖会会场。至于具体的人员分布，我想技术部的详细报告已经出来了。

“嗯.....”实际上，斯普琳没有认真去听梅卡隆讲的分工。她不想在意这些本该由臭大叔询问的细枝末节的事情。

“行动的代号是？”

梅卡隆稍皱起眉，似乎在回忆什么：“代号是3229，此外我下了指令，‘允许射击’、‘允许魔法（Hp）攻击’、‘允许击杀’，还有.....”

“你动用了3级攻击指令？”斯普琳抬起眉。

“目标可是405号。”梅卡隆回答，“而且拍卖会中的买家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任务，我认为这次行动等级是3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不，重点不是这个.....”斯普琳又问，“你是说，你用了3级攻击指令，405号仍然跑掉了？”

“根据报告，893号.....四季·奥昙（Sezon Otemn）有进行干涉。”

“可是3号指令的话，你们应该会动用那个武器的吧？”斯普琳问，“技术部新研发的那个‘灌魔力（Hg）子弹’？”

“是的，既然已经‘允许魔法攻击’了，我想他们一定会使用它。”

“然而405号和612号仍能够全身而退，这就算是姐姐也很难办到吧？”斯普琳并没有在询问梅卡隆。她并不怀疑突击分队的执行能力，她只是对报告中没有提及对对方造成任何伤害这一点感到吃惊。

“612号？”梅卡隆露出不解的神情。

“哦，那是你昏迷期间的事情了。”斯普琳解释道，“经过AA各部门的讨论，决定将羔羊·约特（Huqal Yet）加入AA名单中，编号为612号。”

“为什么是612号？”梅卡隆问，“为什么要用‘612’这个数字？”

“是我问你问题还是你问我问题呀？”斯普琳又表达出了她的不满，“那种东西等你出院后自己去问啊，白痴！现在是在问你行动细节！”

“我看你也没有认真听。”梅卡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件事情。

“唔……再来说你自己的情况吧。”斯普琳接着问。其实他所回答的这些都该被记录下来的，但斯普琳懒得去做那种琐事。

“你是怎么受伤的，还记得吗？”

“还记得。”梅卡隆平静地回答，“我是被人从身后用枪寄到的，子弹中注射了麻醉药，所以一击就导致我失去了意识。”

“背后？一击？你再怎么也是武装部突袭分队队长耶，级别跟我相同。”斯普琳说，“就算是麻醉，也……”

“使用的是那银枪，就是拍卖会上的。”梅卡隆说，“所以能击穿我的防护服。”

“大意了呢。”斯普琳仍是挖苦了他一下。

回应她的是沉默。

“你有看见开枪者的脸吗？”

“没有，但是……”梅卡隆的语气十分肯定，“那个人身穿红色西装，而我进入会场后已经确认过了，只有拍卖会的主持人是穿红色西装的。”

“没有隐藏在角落中偷袭的可能吗？”

“没有，那样的话绝对会被我察觉。就是因为主持人当时看上去毫无敌意，且手头没有常规武器，我才会如此……大意。”

“那样的话，就是说你肯定犯人是哪个拍卖会主持人喽？”斯普琳歪过头。

“是的。”梅卡隆回答。

“那么，问题就只剩一个了。”斯普琳翘起了二郎腿，“为什么405号，也就是13号买家要出高价购买自己的魔箱银色双枪呢？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吗？还是另有目的？”

这才是斯普琳和阿特拉斯前来的真正目的——弄清这个事件的真相。13号买家因为以天价竞拍银色双枪的拥有权而被AA认为是405号自己或与405号有关的人物，但其行为过于令人匪夷所思，这是AA出动突击分队队长的原因。

即使任务失败了，斯普琳相信梅卡隆的实力，也足够能判断出事情的真相了。

梅卡隆缓慢地开口，吐出一句话来：“13号买家——不是405号。”

“哦？”斯普琳承认自己有些惊讶，“这也能如此肯定吗？可是队员们确实在后台走廊中发现了405号并与之正面交火了，你有什么更有力的证据说明13号买家不是405号吗？”

“因为我亲眼看见了13号的样子。”梅卡隆说。

“嗯？”斯普琳皱起眉，“你怎么看见的？”

“在灯光恢复后，我便看见她（qiv）了，她就坐在13号座位上没有走动。”

“她？13号还是一位女性？”斯普琳问。

梅卡隆点点头：“确切来说，是一位‘少女’。年龄……起码外貌上与你相仿。她有一头白色长发，身穿橱窗玩偶才有的夸张礼服，就坐在原位上。”

斯普琳越发感到惊讶，不仅是因为梅卡隆对13号的描述与她印象中的大相径庭，更是因为这个描述令她想到了某个不祥的人物。

“你……你这么肯定13号‘坐在原位’，理由难道是……”

梅卡隆直起身来，用极为严肃的目光注视着斯普琳，说：“我确认过了，13号座位上的少女没有表现出生命迹象。换言之，13号是位死者。”

斯普琳睁大了双眼。银色长发、公主礼服、死者……这些要素合在一起，拼凑成了一个人物，一个她极为熟悉的人物。那个名字就在她嘴边，就在她梦里，就在她记忆的最深处。

“告诉我……”斯普琳的身子微微颤抖，“……那个人，是不是还戴着……一块面具？”

“是的。”梅卡隆看上去似乎在好奇自己为什么会知道这个，“那是一块纯灰色的面具，只在双眼处挖去了两个圆，形成两个黑洞。一开始那块面具还不在于13号脸上，但后来我一回头——喂！”

梅卡隆话才说道一半，斯普琳便站起身来夺门而出。

“四季，怎么……”

她从科拉尔的身旁飞速跑过，顾不上解释半句。她没有时间乘坐电梯了，直接找了个窗口飞跃出去。

风声卷着室外的空气扑向斯普琳。她的身体随即受重力作用开始向下坠落，但她的脸上露出的不是恐慌神情，而是焦急不安。

——那个面具，那个面具！没有错！那是她的魔箱！每个人的魔箱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那一定是她！那个已逝的少女归来了，带着她的魔箱和她的一切！

斯普琳刚刚意外听闻了她此生听过的最令她惊讶的消息，思绪陷入一片混乱。她在半空中坠落的同时，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单纯而且直接。

——一定要告诉姐姐！莎麦露（Samer）回来了！

3

“我回来了。”

岑（Cen）推开门，收起手中的钥匙，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了那间连窗子都没有的小屋子。她进了门，迎接她的是阴暗的客厅，永远的寂静的世界，微暖的温度，还有……

“喂，美狄亚（Medea），怎么又不关灯啊？”说着，她摸黑走进屋中，摸索到客厅的一旁，打开了灯。

顿时，整个客厅被光线填满，这光虽然不太明亮，但至少能让岑看清周遭了。当然，也让她看见了那位躺在沙发的少女。

少女的动作有些像冬眠的蛇。她蜷缩在沙发里，身上只穿一件单薄的淡绿色睡衣，上面盖一件大衣当作被子。一对纤长的细腿则暴露在外，透着粉嫩的光泽。她未加梳理的翡翠色卷发散乱地垂在沙发的边缘，或者铺在她的脖颈与肩膀上。她闭着眼，双唇微张，口中还含着几缕青丝。

真有趣，岑在心里苦笑了一声。

“美狄亚，别再睡了，起来！”岑说着，走上前去一把掀去她披在身上的大衣。

“啊啊，声音太响啦，岑！”少女露出痛苦的神情捂住耳朵，然后缓慢地从沙发上爬起来。她始终没有睁开眼睛。

“你又不是我妈，为什么要叫我起床啊？”她嘟囔着。

“为什么？”岑抬起眉毛，“现在可已经是下午三点了哦？你竟然还在睡觉……”

“所以说，白天和晚上对我来说没有区别。”少女开始整理起自己的长发来，“更何况我没有睡着。”

“你没有睡着？”岑感到有些惊讶，“那为什么我进门时你没有回应？”

“我回应了呀——‘欢迎回来’，我是这么说的。”少女拨开大，露出她可爱的面庞，静止细腻而恰到好处的五官诉说着她的美丽，“只是你没读到吧，因为没有开灯。”

“啊……是这样的吗？”岑挠了挠头。她没有办法验证对方到底有没有在说谎。

“是这样的哦。”少女忽笑了，语气中透出一种狡诈的意味。

——这位紧闭双目的少女名为美狄亚，同时也是HH成员之一，代号瞳（Xy）。身为盲人的她却拥有着宛若天仙的容貌，令男性女性都不禁赞叹。

“你果然在骗我吧？”

——而正与她对话的身着工装的女性名叫岑，同为HH成员之一，代号聂（By）。失聪的她能够借助读唇来理解他人的言语。

“嘻嘻……”美狄亚的笑声像一只猫。

与她相处总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岑无奈地笑笑。

“怎么了啊，你好像很累似的。”美狄亚微微皱眉，露出担心的神情，却反而显得令人同情。

“哦，那个呀……”岑踢开地上堆着的牛奶瓶、衣服等等杂物，坐在了美狄亚的身旁，说，“我把约特（Yet）和安蒂妮（Andin）送到了图书馆之后便开车回来，结果回来的路上貌似发生了一场车祸呢，害得我绕了好大一圈。”

“嗯……又是车祸吗？”美狄亚念叨着，“能把岑拦下来的车祸，规模得有多大啊……”

岑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以你那开车的方式……”美狄亚像是回忆起来什么不好的事情，微微颤抖，“就算是断桥也拦不住你吧？”

“有那么夸张吗？”岑问。

“当然有啊……约特那次你不是从渺木江（Herewus）大桥前的车流上飞越过去了吗？那个时候我还以为要死了呢……”

“那次的规模比较小嘛，而且后面还有追兵。”岑轻松地说，“这回的规模比前几次还要大呢……哦，要不看看新闻？”

“把声音打开就行了。”美狄亚说。

于是岑拿出自己的手机，点进了这场车祸的新闻报道视频。虽然没有字幕，但播报员小姐的嘴型还是非常标准的，左下角还有手语翻译。于是岑打开了声音，逐渐放大音量，直到美狄亚喊停。

“……至9点，在凯旋城（Hicaty Cejakd）南街道上发生了一起大型交通事故。现场的房屋及街道路面都发生了损坏，而处于事故中心的两辆大型货车的车头则受到了严重冲击发生变形。”手机画面上已经放出了事故现场的图片，但播报员小姐仍然敬业地将现场的情况描述了一番，“……包括两位货车司机在内的受伤人员已经被紧急送入医院，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，但仍未恢复意识。”

“真惨……”美狄亚自言自语道，“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形成这样的事故啊……”

像是回应美狄亚的问题一般，播报员继续说道：“现阶段警方已经就事故原因展开调查，但由于现场的监控设备损坏严重，且当事人仍处于昏迷状态，调查进展缓慢。”她顿一顿，借着陈述道，“但，警方在事故现场进行调查时，再次发现了玫瑰的花瓣。”

“再次？难道说前几次事故也有？”美狄亚问。

岑有些惊讶地问：“我没有说过吗？”

“没——有——”美狄亚的语气听上去像在抱怨，又像是在撒娇。

这时播报员也恰好开始简述前几日发生的车祸了：“这起事故是这三日内在凯旋城发生的第六起大型交通事故，而这六起事故的共同点便是巨大的规模与残留在现场的玫瑰花瓣。警方认为这是不法分子团体实施的恐怖活动，并表示会立刻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。”

“唉……不法分子团体吗，真可怕……”美狄亚这么说。

岑无言以对，默默地关掉了新闻。

这是因为——这两人所在的组织HH，在严格的定义上也属于非法组织。就是说，盲眼少女美狄亚和失聪少女岑也是不法分子。

HH组织成立的根本目的，是复活冥王，也就是半神（ERv）哈迪斯（Hades）。而哈迪斯一旦复活，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全彼岸（Rves）的社会形态，使得种相战争（Rey Clineh）再度打响，无数生灵将从此被埋入硝烟之中。

听上去是很可怕……但实际上HH离这个目标还差得远。那个名为AA的组织总是能够将获得重生的哈迪斯毁灭，使其再次堕入新一轮的重生。这个过程也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，但应当是在13次——哈迪斯能够重生的次数上限之内的，岑这么想。

其实岑根本不想复活哈迪斯——他又不认识什么冥王，也没有把彼岸毁灭的打算。她知道美狄亚也没有。

那个“恐怖分子”此刻正穿着一件再单薄不过的衬衫，顶着一头绿色卷发，待在凌乱而且没有窗户的小房子里。她起身，走到沙发旁的冰箱前，打开柜门取出一瓶牛奶喝了起来。

顺便一提，这个简陋的地方是美狄亚的家，也是“HH第三分部”。

HH真是一个寒酸的组织，岑总是这么想，要不是有世界首富在，这组织真不知道能存活多久。

“嘿，美狄亚……”岑叫了她的名字，却看见她呛了一下，于是知道是自己的声音又太响了。在调整后，岑接着问：“知道窠（My）老大去哪里了吗？”

“老大？老大的话……上回在这里‘实验’过约特的魔箱后好像就一直在忙着那个事情呢。为什么问这个？”

“啊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……就是确认一下自己的行程罢了。”岑回答。

“‘行程’？你不去接约特他们吗？”

“不。”岑的目光又美狄亚的唇间移向自己手机的屏幕，“奥晏（Otemn）小姐会顺路去接他们的。”

4

约特合上了手中的《魔箱研究》（）。这本书与其说是“研究”，倒不如说是“科普”。书中只有几个常识性的结论，像“魔箱被破坏后仍会复原”、“世界上不存在两个人拥有相同的魔箱”之类的。书里唯一富有“研究气”的是那一大堆看似高深的术语，硬是把两句话能够说明的道理弄得复杂而又晦涩。

同时，书中对于“魔箱无法被丢弃”的现象的解读十分可笑——所有在赫尔魔箱（Heo Heh）上生活过的人都知道，魔箱回到拥有者身边的方式是因人而异的，“瞬移”、“吸附”等方式都有；但作者却一厢情愿地以为魔箱只会在早晨出现在枕头边。

这本书里唯一合理的话，就是书的最后一句：“魔箱现象（Heh）到底是怎样的现象，魔箱到底是怎样的事物，还仍然是谜。”

所以，进展缓慢。约特轻叹一口气。

然后，他抬起头，正好迎上了翥（Py）的视线。

她正坐在图书馆书桌的对面，离约特仅有一臂之距。她的深蓝色长发被束起，在灯下闪烁如同飞瀑；但她仍戴着黑色口罩遮盖住了她的脸庞，只露出了以对深邃如海的眼睛。

翥的手上虽然拿着一部名为《红蓝珍珠》（）的小说，却似乎完全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书上。

约特与她四目相对，稍愣了片刻。

“呃……翥，你不会一直盯着我吧？”约特压低声音问，尽管图书馆里几乎没有人。

翥眨了眨眼，放下书，忽开始在她带来的包裹中翻找起来。约特看着无言的她取出纸笔，写下一段简短的话，将纸推到自己面前。

“叫我安蒂妮就行。”纸上如是写着。字体圆润，形如流水。

她回避了我的问题啊……如此想着，约特苦笑了两声：“好吧，安蒂妮。”

安蒂妮似乎笑了——约特只能从她稍弯的眉梢判断——然后她又在纸上书写。

“感谢。”约特看见了纸上的词。

“感谢什么呀……”约特疑惑地问，“感谢我呼唤你的名字？”

她摇摇头，却没有再回答。

Yet感觉到，自己总读不懂这位戴着黑色口罩的少女，尽管她看上去与自己差不多年龄。她似乎总是在隐藏什么、在躲闪着什么……与自己有点像，但约特感觉，她的内心深处仍然渴望着表达。

“安蒂妮，之前貌似找专人订制了一种特殊的耳机，能够直接读取佩戴者脑中所想……”约特说，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感觉，“我觉得那挺适合你，可以方便你与比别人交流。”

安蒂妮直视着约特，那眼神中说不清是什么感情。她又在纸上书写。

约特在心中默念出她的话语：“我已经了解过这件事了……但我不喜欢自己的想法被随意读取的感觉……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多话要表达……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。”

“是吗……”

安蒂妮又抬头看了看约特，再写道：“不必担心我。”

约特沉默了。他忽忆起了美狄亚和岑给他的感觉——他们三人都是“残缺”的人，但约特从她们身上看到的却不是自卑，而是欣然接受。约特一直难以理解这份“勇气”，在与HH相撞之前。

“说起来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似乎也是这样。”约特说，“也是坐在图书馆里，也是坐在正对面，那是你也盯着我看。”

安蒂妮微微点头。那不过是一周前的事情，两人的印象或许都还深刻。

约特忽想通了，为什么当初他能敏感地发现安蒂妮的目光，而现在却办不到了。变的不是安蒂妮，而是约特自己。

她又在纸上写了一个词：“抱歉。”

“为什么要道歉啊……”约特苦笑一声，“如果你没有把我拽到车上的话，我就不会认识你们，更不会加入你们，也就不可能知道……我唯一拥有的东西。”

他看了一眼自己手边的魔箱，那本静静地躺在桌上的上锁的厚书。它从未被翻开过，因为“锁着”才是这个魔箱不可改变的状态，但约特明白，自己正在不断朝它逼近。

“安蒂妮，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”约特再度压低声音，如同对自己低语，“你为什么要加入HH？”

她没有动。约特却从她的眼神中读出了两个词——“憧憬”，和“无奈”。

随后，她缓慢地写，写下一段话。她将其推到约特面前。

“——为了在我渴望在的地方。”

约特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但他体会到了——安蒂妮怀揣着一种执念，一种不亚于约特的执念。那强烈的念想感染了约特，令他哑口无言。

无声的图书馆，相互注视的两人。然后，时针的滴答声填满了整个世界。

“时、时候不早了……”约特想从这沉重的气氛中挣脱，便站起身来说，“约定的时间要到了，我们去和奥昙小姐汇合吧。”

安蒂妮什么也没说。她点点头，收起纸笔。

而约特则收起那本单薄的《红蓝珍珠》，与自己看的五本厚重的书，转身往书架走去。

他来到“科学”分区时，脑中还想着安蒂妮的话语——她是不是在期盼着什么？她是不是在追求着什么？“渴望在的地方”在哪里？为什么加入HH才能到达那个地方去？

那个地方在HH里吗？

直到约特把自己的书都放回书架的原位时，他都没有一点头绪。然后他看了看手上的《红蓝珍珠》。

“这该放在哪个分区啊……”约特心不在焉地翻开那薄薄的小说，随意浏览了一下。

那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。男子要去远方，女子便与他定下约定，用一红一蓝两颗珍珠作信物，只要保管好珍珠便代表自己的爱未有丝毫改变。数年后，当男子归来时，两人确实深爱着彼此，却因过于在意珍珠而忽视了真实的彼此，最终落得分道扬镳的结局。

约特在翻看了开头时便已经向“言情”分区走去了。这本小说没有什么深意，通俗易懂到毫无看点的地步。但约特却又意识到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安蒂妮会选择看这本书？

约特正思索着，走到“言情”分区前。他抬头，打算寻找书架的空缺处，却看见面前站着一位女性。

在那一瞬，他愣在了原地。

5

那是一位稚嫩的少女，外貌看上去比约特还要小一些。她赤着双脚，鲜红的长发散乱无章，映出她身上洁白如雪的单薄衣布——那是，病号服吗？

“奥昙……姐姐？”她睁大了双眼，死死注视着约特，像未见过世面的孩童盯着新鲜的事物。它裸露着的双臂缓慢抬起，想要捕住空中隐形的蝴蝶。

“奥昙……姐姐？”她轻声念着，目光忽变得呆滞而迷离。她一尘不染的脸看上去是如此纯净。

约特看着她，说不上话来。她给约特的印象，是无依无靠而又孤单，是追寻什么遥不可及事物的悲凉。不知为何，仅是看到她一眼，约特便感觉到莫名的熟悉，同时又莫名的陌生。

她轻轻地迈开脚步，朝约特这边走来。她的手在空中茫然地摸索着，似乎在寻找引着她前进的线儿。

“姐姐……姐姐？”她不断地念着这个词，痴望着约特像等待答复。

约特不知道该回应什么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。他仅是站在原地，等她走近。

她看起来是那么纯洁、那么素净，像未曾被玷污的花苞，像……

在少女的手触到约特面庞的前一刻，一股强大的拉力将约特往后扯去，也将约特的思绪扯回。同一时刻，一个身影挡在了约特的面前。

在约特的视野中，洁白的鲜红和浊黑的深蓝混在一起。

安蒂妮没有说话，却从腰间抽出她的魔箱——那把闪亮锋利的匕首，拦在那红发少女的身前。

对方像是吓了一跳，露出恐惧的神情，慢慢缩回手来。她晶莹剔透的眼中似有水珠闪动。

“.....安蒂妮，怎、怎么了？”约特问道，尽管她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回答。

“姐姐.....蓝色的.....”那少女忽又注意到了什么，双眼变得有神。她又稍向前迈了一步。

安蒂妮用左手将约特向后推，右手持着匕首直指向那少女。但对方无动于衷，仍慢慢地前进着。

“姐姐？姐姐？”她反复问着。

这时候，约特才注意到少女赤足之下——图书馆的大理石地板上，不知为何多出了几片鲜红色的花瓣，那与少女发色相似的鲜艳就铺在少女脚边。

“安蒂妮，你认识她吗？”约特轻声问道。

安蒂妮既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。她只紧握着匕首。

“安蒂妮，她.....”

约特还没有说完，安蒂妮便一把将他向后推出。在约特倒地的同时，他看见少女纤细的手指伸向安蒂妮，而那匕首却直刺向少女的身躯——

下一刻，血溅在了约特脸上，溅在了他茫然的脸上。

血并不是红发少女的。

那浸满了殷红的带刺枝条深深地刺入了安蒂妮的右手，盛开的玫瑰花布满了她的右臂。安蒂妮的匕首落到了地上，落到了红发少女脚边的花丛里。

仅在那一瞬，鲜红的玫瑰便长满了整个空间，从少女身旁到安蒂妮身上，从地板到两侧的书架。玫瑰的枝蔓扯开了大理石地板，在地上留下了醒目的裂痕。

“.....安蒂妮！”约特看不见她的脸，却能看见她微颤的身体。她没有惨叫，没有发出不一丝声音，但爬满了她右臂的玫瑰纸条与混杂的腥红已经表达出了她的痛苦。

而那红发少女的表情却是疑惑：“姐姐？姐姐？”

她缓慢地伸出右手，想触到安蒂妮的脸。

下一刻，安蒂妮挣扎起来。她奋力挣断了右臂的枝条，迅速退后想远离这红发少女。但，玫瑰的茎忽从地下长出，缠绕在她的双腿上，用尖刺扎入了她的双脚。支撑不住身体的安蒂妮跪在地上，只能用左手压住鲜血淋漓的右臂。

“安蒂妮！”约特终于爬起身来。他想迈开脚步去拉起安蒂妮，却被地上横布的枝条绊住了。

“姐姐.....”红发少女的双眼依旧清澈明亮，她身上单薄的白色仍是一尘不染。她只是将手伸向安蒂妮，想要触碰到对方的肌肤.....

一声极为刺耳的枪响冲破图书馆的沉寂。一道深色暗影直飞向红发少女的头部，却在触及对方的瞬间消失在了鲜红的花瓣中。

但这一击仍是令红发少女受到了惊吓。她缩起手，连续退后了数步，抱住自己。同时，地上的玫瑰迅速萎缩，只留下满地裂痕。

约特没来得及想那么多，只顾冲上前去扶住将要倒地的安蒂妮。而当他看见她已然昏迷的面容、触到她右臂炽热的鲜血时，大脑陷入了一片空白。

.....这.....是因为我吗.....

“羔羊·约特——”女声，带着熟悉的平静，也带着陌生的冷酷，“带上安蒂妮，从她的身旁离开。”

约特稍偏过头，看清了声音的来源。

身穿浅蓝色外套搭白衬衣的四季·奥昙，此刻却用一种约特从未见过的眼神注视着红发少女。她右手持着的手枪指着对方，枪口还有一丝硝烟。

“奥昙.....姐姐！”那红发少女在看到来人的时候却惊讶地瞪大了眼，她双手放松下来，将所有的注意力都击中到了奥昙的身上。

“约特，快。”奥昙面无表情地说，语气间透出的并非命令，而是祈求，“把她放到车上，她需要马上治疗。”

约特也顾不上询问。他慌忙地抱起昏迷的安蒂妮，用尽力气向图书馆外跑去。当他跑出图书馆，夜晚的凉风划过脸颊时，约特仍然没有从那红发少女的单薄身影中回过神来。

6

“蓝色的.....奥昙姐姐！”笑容，浮现在她的脸上。那是单纯的，不带丝毫恶意的笑容。

“你还是老样子啊，看颜色来认人.....再见了，温妮特（Winte）。”奥昙没有时间与她叙旧了，更何况此刻的她完全无法交流。奥昙握着枪，慢慢后退。

“姐姐！别.....”她忽张开手臂，用哀求的语气说道，“别.....离开.....我.....”

那一刻，玫瑰的茎忽又从地面下爬出，爬上书架，盖住了天花板。玫瑰的根须穿透了书架，深刺进了墙中。那生命力能撕开任何金属岩石，更不用说肉身了。

图书馆的大理石地面随即破碎，一道巨大的裂缝迅速向奥昙逼近。同时玫瑰藤蔓迅速缠上了奥昙的脚。

她没有犹豫，再次向冬开了一枪。

在子弹袭向冬的一瞬，玫瑰从子弹壳中长出，将那黑影撕成了无用的碎片。但空气的冲击力仍是影响到了她，让无力的她退后了一步，用手捂住被击中的脸颊，泪水随即填满了她的眼眶。

“好疼.....姐姐，好疼啊.....”

仍是这样，奥昙心想，没有任何东西能攻击到失控的她。

但这时候，奥昙脚下的藤蔓萎缩下去，于是她转身朝出口跑去。

“姐姐.....”她的哭腔令奥昙感到心痛，“姐姐.....不要我了.....”

此时玫瑰已然爬满了整座图书馆，几根柱子已被根须刺穿。这座图书馆很快就要倒塌了。

但奥昙却停下脚步，转回头来，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温妮特，没关系的。姐姐只是出门买蛋糕而已，很快就回来。”

然后，她继续奔跑，跑出图书馆。在她离开门的那一瞬，她发动了自己散布在图书馆中的自己的魔箱——在四束激光的破坏下，图书馆在瞬时倒塌了，将玫瑰的海洋深埋其下。

这趟下班返程可真是太让人疲倦了。奥昙在心里想着，坐上了那辆白色轿车的驾驶座。她回过头对约特说了一句“照顾好安蒂妮”，便踩下油门，往HH第一分部驶去。

“等着我，温妮特。”奥昙自语般念道。